

◆流年碎影

夜宿河湾

王金桥

河湾,是我的老家,因在一条小河的拐弯处而得名。

夜宿,似有几分客居的味道。

细思量,转眼我已大半年未曾在老家歇住了。上次住老家,应是春节期间。

忙,似乎成为一种万能的理由。虽每月能回一两次老家看看父母,但都是逗留片刻,最多是一顿饭。

县城离老家的交通瓶颈打破后,弯弯山道变为笔直隧道,一下子缩短了空间距离,却不知不觉中也拉开了与老家相对长久相处的距离,只因半小时即可往返。

在老家实实在在住上一晚,似乎成了奢梦。

是夜,八月初二日夜。距离中秋月圆夜只差十来天。夜空有雨云飘过,不曾寻得上弦月,却隐约见到远山人家灯火点点,宁静里有几许温暖,抑或温馨。

近处也是家家灯火。这每家每户,赶上脱贫攻坚好政策,外加自力更生,都已旧房换新居。儿时,那些穿梭在老家老房子追逐打闹的情景,一一浮现。尤记,一小伙伴躲迷藏,自个藏到茶焙(一种蔑制烘茶的器具)底下,一时未被寻出,竟坦然地睡着了,害得左邻右舍的老老少少四处寻人。我等早已吓得屁滚尿流,他睡好后如土行孙般冒出来,大爷似的吹嘘自己躲的地方,神仙也找不到。从此,我们很少玩躲迷藏了,一来长辈们反对,二来真的怕把自己藏“丢”了。

儿时的伙伴,大都走出山村,分散在全国各地或工作,或创业。一年,甚至几年都难得碰上面,唠唠嗑、小聚浅酌更是难上加难。秋风拂面,眼眶有些湿润,对面的灯火变得朦胧起来。不知是人到中年思友的愁绪泛起,还是期待家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的些许感动。

有笛声从远处传来。父亲说,这声音来自玉米地的喇叭。现在生态好了,野猪却猖獗了。村里人为保住庄稼,便以此法恐吓野猪,每天得更换不同的曲目。要不,野猪会识破的。父亲无奈地摇摇头,这是全村人的无奈啊。大自然法则在老家夜夜上演。

儿时,没有电子喇叭可循环播放音乐。父亲会亲手用一截竹筒制作一种名叫“呱呱”的玩意:一头锁定,中间削成两瓣条状,另一头剖开。提起中间部分,上下抖动,剖开的一头便“呱呱呱”地响起。同时,嘴里还得不停地吆喝。起始,我们会觉得很好玩。不到一个时辰,便腻了,溜回去睡觉,只留下父辈们继续坚守。半夜里,隐隐传来“呱呱呱”的声响——我似乎开始读懂农人的艰辛,也更加坚定了要发愤读书走出河湾的意志。

母亲为我铺了干净整洁的床什。躺在床上,一时难以入睡。窗外秋虫唧唧不停,这是城里听不到的。它们欢快得很,似在庆贺秋收,又似在向我这个半乡半城之人诉说着什么。

儿时这个时候,全家会搬上三两条长短凳到打谷场,坐在一起纳凉,聊天,吃月饼,看星星和月亮。我们则会拿上一两个空玻璃瓶,寻着秋虫的叫声,捉上几只放置其中。有知名的,不知名的。期待能友好相处几日,不料次日晨起,虫儿均已在瓶中西去。我也会为此而伤感,却不知如何去弥补这份遗憾。

万事万物,皆有灵。秋虫唧唧,我自喃喃。给你们赔个不是吧,但愿它们能听懂。

秋风穿过纱窗,有些凉意。我紧了紧被毯,嗅到淡淡的皂香——

那是母亲儿时给我和妹妹洗衣被的味道,也是老家的味道。

双亲在,家在。

祝母亲生日快乐。

愿双亲身体康健,老家不老。

夜宿河湾,今夜梦圆,今夜梦甜。



秋意浓 李海波 摄

◆纸短情长

慈母手中线

陆伦求

夜已很深,母亲还在那盏没有灯罩的煤油灯下,一次次穿针引线,缝补儿子那条破了许多口子的确良衬衫。儿子终于长大了,明天就要去县城罐头厂做临时工了。一豆灯火,被山风吹得忽明忽暗。

母亲把几块又黑又破的棉絮,用针线拼凑到一起,再用一匹染黑了的老布做成被套,把棉絮缝到里面。这就是她给儿子准备的被子。家里实在太穷,没钱给儿子做套新衣,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给儿子体面地穿出去,只能把平时穿的衣服补了又补,缝了又缝。后来,母亲终于抬起头来,收起针线,把一些儿子需要带走的用品,放进那只坏了一头铰链的木箱里。

这一幕转眼过去三十多年了。年复一年,梦中我还是经常看到母亲在临行密密缝。

那些年,每次到了儿子的归期,她总是会一遍又一遍走到老屋门前的路口上,翘首遥望小河边的羊肠小道。儿子辞行时,她总是站在路口,目送儿子渐行渐远,直到背影消失在远方的山边。那目光里有世上最温柔、最温馨、最暖人的光辉。这光辉从我出生到母亲离去,一直都在,纵使母亲故去,这光辉也一直温暖着我。当我迷茫消沉的时候,仿佛母亲的目光就看着我,激励着我风雨兼程往前走。

沧海桑田,如今再回到故乡,老屋和母亲都不在了。但我仍然感觉到母亲的目光在看着我,在爱抚着我。我在当年的家园前后转悠,怀想我的母亲。以前,我每次回家看望母亲时,都在饭后陪她在屋前屋后转转。她告诉我近期村里发生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,告诉我什么时候哪个亲戚来看望了她,带了什么礼物,要记得回敬。总之,母亲有说不完的话。我们边走边聊,那份温暖永远留在心中。

没有了母亲的人生,是有缺憾的人生。我坐在老屋基的石头上,感情的潮水在放纵涌流,我用什么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呢?

清风拂面,冷石当凳,我坐想母亲。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”只有经历过至亲生离死别痛楚的人,才能深刻理解和感悟苏轼的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。我的母亲已安息在这青山黄土里,但是她经常来到我的梦中。

我每年最少两次来看看母亲,一次清明,一次春节。回想母亲尚在的时光,心中总有万般的怀念,任凭岁月的流逝也无法抹去。如今阴阳相隔,天上人间,在梦中、在坟前、在老屋这里,我只能默默祈祷,愿我的母亲在天国喜乐安详。

母亲是一个平凡而质朴的农村妇女,勤劳善良,和睦邻里,与世无争,任劳任怨。我的父母都未读过书,大字不识几个。那个年代,他们生了我们六个儿女,生活极度贫苦。家里不是这个生病了,就是那个跌伤了,母亲整日为儿女忙忙碌碌。

我读小学二年级时,有一次母亲起早给我做饭,不小心食指被菜刀切了个很深的口子,出了很多血,我吓得什么也说不出。母亲眼都没眨一下,从容撕下火柴盒上的一片硝按在伤口处,然后就像没事一样,坚持把饭烧好,让我吃饱了,一如既往地送我到村口,嘱咐我路上小心。我当时虽小,但印象很深,我也发觉出母亲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一丝疼痛。

那时候家里生活极其困难,我们从来没买过胶鞋或者解放鞋穿。即使冬雨雪天气上学,也是打着赤脚走在崎岖小道上,到了学校,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破布把脚抹干净后,再穿上母亲做的布鞋。有一天,放学回来的时候雨雪成冰,赤脚的我走了一段路,脚就冻麻木了。幸亏遇到邻居家的大姐姐,她把我背起来一直送到家。我的母亲用很多盆温开水,才把我的脚泡回知觉。那天晚上睡觉时,母亲把我的脚放在她温暖的怀抱里,一夜都未曾放开。

母亲对儿女百般呵护,也教我们怎样做人。她经常给我们讲一些老理,比如“人存善心,天有好报”“逢恶莫怕,逢善不欺”“一寸光阴一寸金,寸金难买寸光阴”“让人非我弱,得饶人就饶人”等等,我们当时一知半解,现在想来,这些都是母亲的品德。

如今,闲暇时望着远山,幻想着如果有母亲陪伴多好。失意的时候望着天空,想着如果能同母亲在老屋前后转转多好。走在路上,遇到与母亲年龄相仿的老人,就想如果母亲现在跟她们一样健在有多好。看着那些老人健康的面庞,漂亮的衣裳,心里就想,母亲在,我也会给她买漂亮的衣裳。

可是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